

「兩岸閩客交界地區移民的族群分布與 族群遷徙史之調查研究」研究歷程

許世融*

一、研究議題的緣起

筆者開始投入此相關議題的研究，是同時基於教學與研究上的需要。由於任教校系前身為國小社會科師資培育機構，前來進修之研究生，多半以鄉土教學及鄉土史為論文撰寫題材，驅使筆者對有關臺灣移民史與族群史課題的長期關注。2007年起，時任本校臺語系主任的語言學者洪惟仁教授邀請筆者擔任其所執行科技部計畫「臺灣地區語言方言分區與分布調查」之共同主持人，在洪教授引領之下，定期舉行讀書討論會與田野調查，將共時的語言調查成果與歷時的文獻相結合，驗證或重新檢視有關臺灣漢移民及南島語族遷徙過程；其後又陸續參與2008年及2009年洪教授主持的「臺灣語言方言分布與移民史關係研究」、「臺灣語言方言分布與族群遷徙關係研究」兩計畫，激發筆者對於如何將族群史與語言調查研究相結合有更為深入的思考。同時在初期工作坊的論文研討當中，結識地理學者韋煙灶教授，三人的學科背景雖不同，但關心的議題則甚為一致，於是在洪教授提議之下，2010年起開始進行跨領域的「臺灣語言文化分布與族群遷徙」之整合研究。

二、研究工作的內容

2010年度整合型計畫申請過程中，三位主持人共同意識到，欲深入探究臺灣的族群、語言問題，特別是在混沌不清的交界地帶，或是某些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漢移民原鄉，諸如閩西的詔安、南靖，乃至粵東的潮州、海陸豐等地，必須先將其語言及族群屬性加以釐清。因而計畫執行後，三位主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持人曾多次聯袂或分頭前往中國福建、廣東，特別是閩西、粵東等處，調查了解當地的族群、語言概況，蒐集有關的地方志、家譜等材料，藉以反思臺灣研究中關於原鄉的描述是否有需修正之處。同時本團隊除不定期聚會討論外，每年亦舉辦 2-3 次「臺灣語言文化分布與族群遷徙工作坊」，這個工作坊採取學術研討會的規格，等同於嚴謹的學術討論會，除三位主持人每次發表或對談 1-2 篇論文外，也邀請國內、外相關學者參與發表論文，並聘請相關領域學者參與主持會議或論文評論；同時為擴大參與面，工作坊的舉辦地點遍及全國北、中、南、東各區學術機構，甚至曾跨海到中國廈門大學舉辦；每場「工作坊」所發表論文，少則 6 篇，多則 10 篇，截至 2013 年 8 月，已經舉辦 11 場次，發表論文近百篇。¹

再者，由於三位主持人的學術背景相異，因而在切入此語言、族群與文化的整合性研究課題時，個人的關注點與研究取向也略有不同。語言學者憑藉對於語言特徵的專業判斷，側重在調查共時性語、方言分布及使用概況，體現出當代的族群、語言現象；地理學者擅長空間分析，對環境與人文互動的嗅覺敏銳，會注意到從地名、墓碑，以及原鄉的地理環境等來勾勒出移民來臺前的原鄉地理環境與移民路線，尤其韋教授孜孜矻矻於蒐羅清代移民家族的族譜、墓碑上的相關記載，以及祭祀圈、信仰圈等的空間分布來進行研究，其所調查的世居宗族，相當程度反映漢移民來臺最盛時期的清代景況；而筆者則從一個歷史研究的角度出發，藉由爬梳整理日治時期各種和族群、語言相關的統計資料與文字敘述，諸如國勢調查的種族人口與常用語言、副用語言的統計數字等，來分析族群分布與變遷的可能時間與原因。換言之，三者不但在方法、取材上各有所長，在研究對象所涉及的時程上，從清代、日治一直連貫到當代的臺灣，既有相通之處，也有互補、相輔相成的地方。

三、跨領域研究成果——全臺閩客交界線與兩個研究個案

在這個連續性計畫中，筆者所完成最主要的工作，是蒐集整理日治時代人口調查中的族群資料，將其轉化為地理資訊系統（GIS）可判讀之數據，再

¹ 韋煙灶，〈「兩岸閩客交界地帶族群分布所顯示的地理與語言意涵」之研究歷程〉，《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 15 卷第 1 期，頁 54。

利用中研院人社中心所提供，以及筆者自行修正重新繪製的各時期行政區域圖層，劃出日治時期全臺灣優勢族群分布與各時期臺灣本島北、中、南地區的閩客交界線，從中可以看出二十世紀上半（精確的說為 1901-1935 年）的歷時性變遷過程。

如果從一個宏觀的角度來看，在二十世紀上半，臺灣的閩客族群分布近乎底定，且多數群聚在相鄰區域，少見大規模的移轉；不過若從微觀角度來分析，在閩客族群相接地區，多少還是有逐年變動的情形，此尤以臺灣中部地區為然。這個閩客族群相接且變動相對頻繁的區塊，便是本研究團隊所定義的「閩客交界地帶」或「閩客交界線」。大致說來，其行經以下地區：

北部地區有東西兩段，都起自桃園縣境。「東段」起自桃園縣觀音鄉海邊，穿過本鄉中心，然後沿著中壢市北方，向東行經八德、大溪、龍潭等鄉鎮，終於當時的蕃界；此線以東為福建優勢，以西為廣東優勢（福建、廣東為日治時期官方調查的用語，其意涵近乎今日所稱的福佬、客家）。除觀音鄉廣東勢力略向東擴張、大溪鎮福建優勢略向西挺進外，幾乎沒有太大改變。「西段」分為兩小段，第一小段是位於新屋鄉到新竹縣新豐鄉北部沿海；第二小段則起自竹北海邊，向東南經過新竹市東區、香山區，連接苗栗縣竹南、頭份、造橋等鄉鎮。在這兩線段以西的濱海地區為福建優勢，以東則為廣東優勢。不過除了苗栗縣境的閩客交界線，從 1901 年以迄 1935 年都沒有任何變動外，其北方的桃園新屋境內漳州「孤島」頭家厝庄，在 1915 年以後的圖中成了廣東優勢；同時新竹縣市境內的廣東勢力不斷向西躍進，壓縮了濱海的福建優勢區，故變化較前述東段為大。（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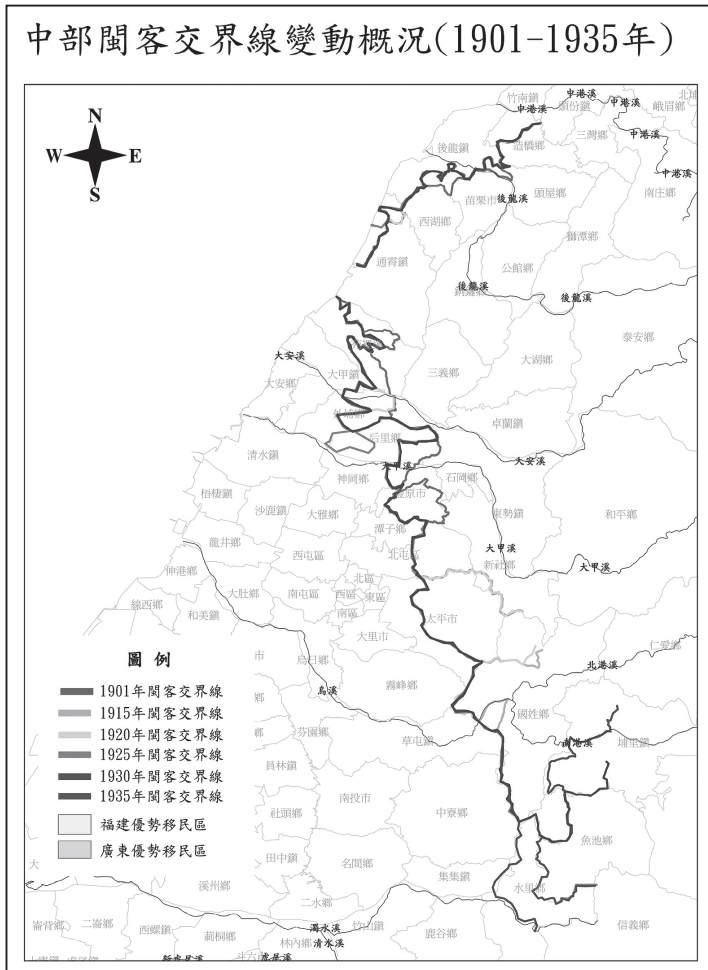
中部閩客交界線實為北部的延續，前述北部閩客交界線越過中港溪之後，進入造橋鄉境內，向南沿著頭屋鄉、後龍鎮、苗栗市、西湖鄉，在通霄鎮通灣里抵海邊；從通霄鎮的通灣里以南到五南里之間，即便海岸線也是廣東人的天下。接著閩客交界線再起於通霄、苑裡交界的海邊，從苑裡鎮向南經臺中盆地東緣的臺中市大甲、外埔、后里、東勢、豐原、神岡、潭子、北屯、新社等區，進入南投縣國姓、水里、魚池、埔里等鄉鎮。此線以東為廣東優勢，以西則為福建優勢；不過南投山區較為複雜，閩客族群分布並未相鄰，中間隔著平埔族原住民與閩、客、原三族群的混居地區。大致說來，此區域分布在國姓鄉北山村、南港村以東、埔里鎮向善里以南、魚池鄉五城村以北，成為閩客之間的緩衝地帶。中部地區的閩客交界線變動為三區之最，



圖一 臺灣北部閩客交界線變動概況(資料來源:筆者 99 年度結案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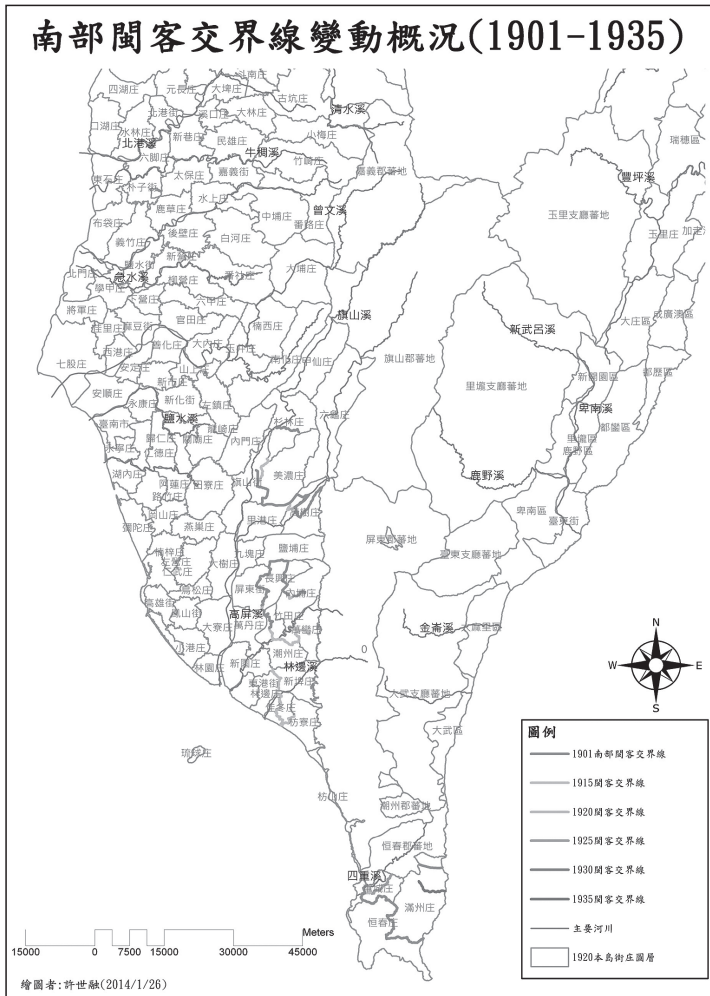
不論是苗栗境內的後龍、通霄、苑裡鎮，或臺中境內的外埔、后里、神岡、豐原、新社等地，都逐步往西南移動；此外南投水里鄉，也由原本的混居區域變成了廣東優勢區。換言之，相較於南北兩區，中部地區，特別是臺中盆地東緣的族群分布在二十世紀上半仍有較大的變動，族群分布變動帶動了閩客交界線的變動。大致說來，其變動的主要趨勢為客籍勢力在此時期不斷向西延伸。(圖二)

南部地區閩客族群分布極不平均，據日治時代調查，臺南地區幾乎沒有較大面積的廣東優勢區，亦即客家族群在此群聚情形並不明顯；而雲、嘉兩縣，在 20 世紀初期時，曾有為數不少的客家人分布在雲林縣斗六市、古坑鄉、大埤鄉，以及嘉義縣溪口、大林、新港、民雄、竹崎等鄉鎮，造就此處成為閩客混居地帶。不過在 1910 年代以後大致為四周的福佬人所同化，此後僅零星出現客家孤島，極有可能都是日治時期因為栽種經濟作物，諸如煙草等而南下的新竹州再移民(嘉義縣中埔鄉部分，研究者曾經調查訪問證實)。南部地區較具規模的廣東優勢集中在高屏山區，也就是俗稱的「六堆」地方；但即便如此，本處的廣東優勢區也因為地形及福建族群的向東拓墾而被分割為北、中、南三個不連續區塊，北區位於高雄市杉林、美濃區、屏東縣高樹



圖二 臺灣中部閩客交界線變動概況
(資料來源：筆者 100 年度結案報告)

鄉；中區位於屏東縣長治、麟洛、內埔、竹田、萬巒等鄉；南區主要為屏東縣新埤、佳冬兩鄉的西半部。三個區塊為福建優勢區所隔離而未能相連，其東為蕃地，南北則大致為平埔族優勢區。其中，中、南兩區塊在整個日治時期幾乎沒有太大變化，而北區則由於高樹地區客家勢力往東往南擴張，使得此處的閩客交界線在 1930 年及 1935 年時略有變動。此外，臺灣最南端的恆春半島，20 世紀上半廣東優勢區，主要集中在車城鄉保力、溫泉兩村（至多涵蓋部分的統埔村），以及滿州鄉長樂、響林兩村；兩群廣東優勢區之間，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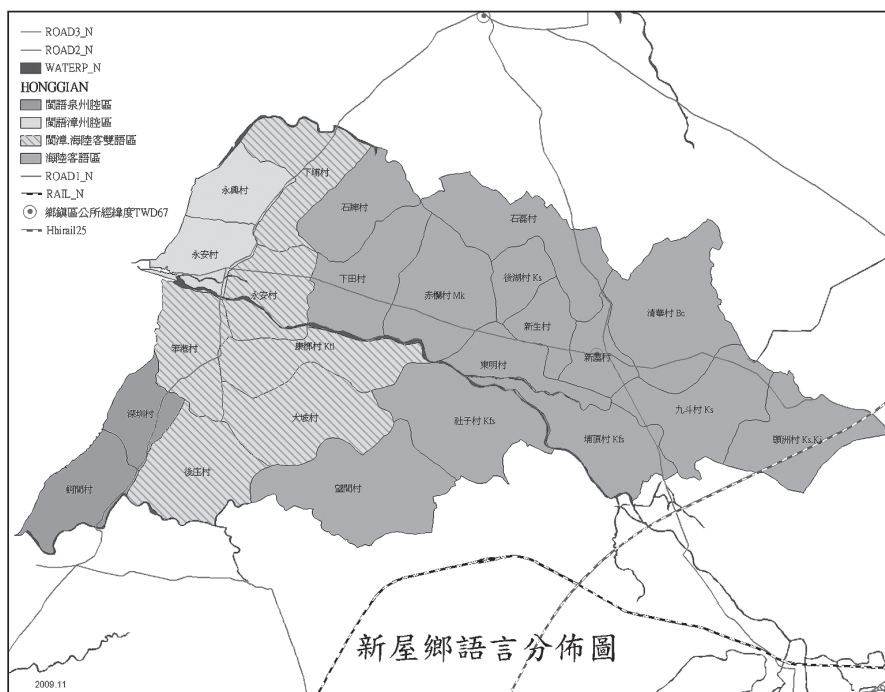
圖三 臺灣南部閩客交界線變動概況
(資料來源：筆者 101 年度結案報告)

及廣東與福建之間，為平埔族及福、廣、熟三族群混居區所隔離，閩客直接相接處並不多。隨著福建勢力的擴張，車城的廣東優勢區退到僅剩保力村，唯滿州鄉的廣東優勢區未見大改變。換言之，南部地區的族群優勢差異懸殊，廣東族群未能像中北部般與福建族群分庭抗禮，因此除了高屏山地及恆春半島上有少數閩客交會的小線段外，難以構成一連串的閩客交界地區。這應與臺灣的開發南部早於北部，以致南部地區族群混居普遍，不似中北部般的涇渭分明有以致之。(圖三)

除了前述成果外，本研究團隊也試圖從個案地區的相互比對，來驗證跨領域研究所能獲致的成效，以下茲舉二例：

(一)西北海岸的族群及語言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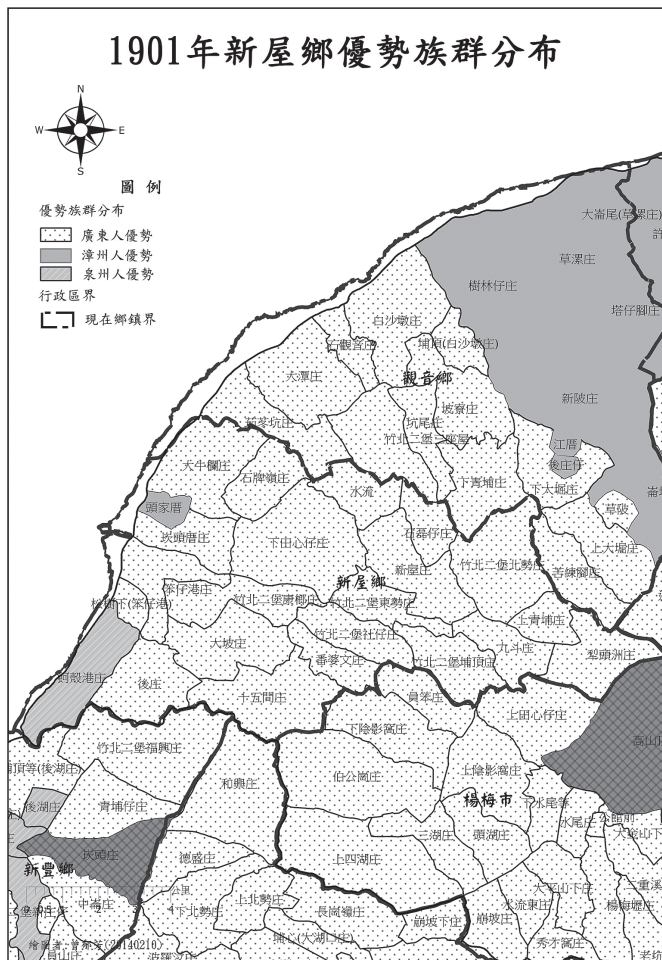
桃園的語言與族群分布，大致上北部是偏漳腔，南部是客家優勢區。不過早在 1990 年代初期，洪惟仁即曾指出，新屋鄉靠海的大牛欄葉姓，原籍廣東陸豐，其使用的方言，聲調、聲母、韻母都接近漳州腔，形成海陸腔客語區內的一個小方言島；而大牛欄南邊永安村的頭家厝說的也是漳州腔方言，但是與大牛欄的漳州腔卻不相同；至於其南端鄰接新竹縣新豐鄉的蚵殼港（深圳、蚵間村）說的是泉州腔。只是這樣的語言調查，與日治時代由語言學者小川尚義參與調查或繪製所完成的兩張圖——1907 年的「臺灣言語分布圖」及 1928 年的「在籍漢民族鄉貫別分布圖」似乎無法契合；這兩張圖都將整個新屋鄉標示為客語或廣東（惠州府）優勢區。不過本計畫第一年期，筆者使用日治時代歷次的臨時臺灣戶口調查及國勢調查資料所繪製出的族群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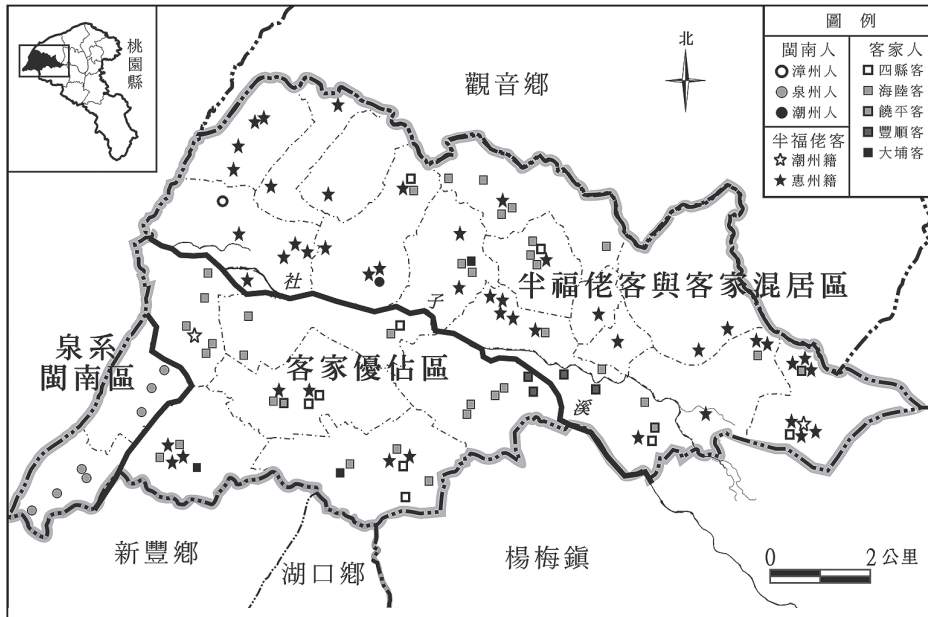
圖四 新屋鄉語言分布圖（資料來源：摘自洪惟仁〈臺灣西北海岸的語言分布與閩客互動〉(2011)）



中，蚵殼港都清楚的顯現出其福建優勢的屬性；其後筆者再利用 1901 年「關於本島發達之沿革調查」，更進一步顯出蚵殼港庄（即深圳、蚵間村）屬於福建中的泉州優勢；此外也把稍北邊的崁頭厝庄當中的舊街庄「頭家厝」（即永安村頭家厝）的漳州優勢顯現出來。在此同時，本整合型計畫的另一主持人韋煙灶教授，透過移民原鄉方言調查及地名上的族群特徵，以微觀的資料一點繪到地圖上，呈現出的族群語言分布概況，竟與語言學者的調查及本研究所使用的宏觀調查資料如出一轍。透過三種不同方式的交互比對，顯現各自的研究方法皆有一定的可信度，也凸顯出該研究區域中語言使用與移民、族群有相當高的連動性。（圖四、圖五、圖六）



圖五 1901年新屋鄉族群分布圖（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圖六 新屋世居家族祖籍方言分布圖（資料來源：感謝韋煙灶教授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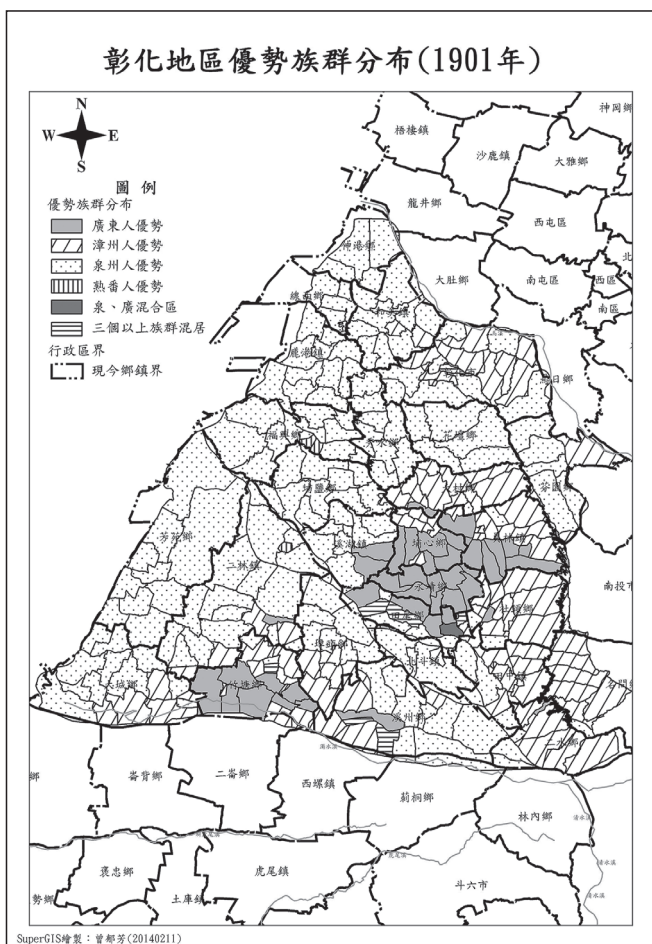
（二）南彰化平原的族群、語言分布

根據語言學者的調查，彰化縣閩南語大致可分為：漳州、泉州、安溪、同安腔四個次方言區，漳腔方言大致沿著八卦山脈往南延伸與南投漳腔區相接，並沿八卦山脈西麓向西延伸至中部平原一帶及濁水溪中下游北岸一帶；泉腔方言則是分布在整個西部臨海鄉鎮，向東延伸到彰化中部平原，並分南、北兩路向東突入漳州腔區：北路沿八卦山脈北麓及東麓與南投縣漳腔區接壤；南路則沿東螺溪（即舊濁水溪，下游改稱麥嶼厝溪，於福興出海）向東南一直到今濁水溪（舊西螺溪）中游北岸溪洲一帶，與田中、二水的漳州腔相鄰；偏漳區的分布範圍在八卦山西麓由大村、社頭、田中、二水，東連八卦山東麓的南投縣民間鄉、集集鎮；其次，濁水溪中下游北岸由大城東南方、竹塘，東到溪州西部一帶及貓羅溪東岸的芬園鄉茄荖村，東連南投縣草屯鎮等均為偏漳腔分布區域。換言之，如果根據當代的語言調查，本區域彷彿盡為福佬人的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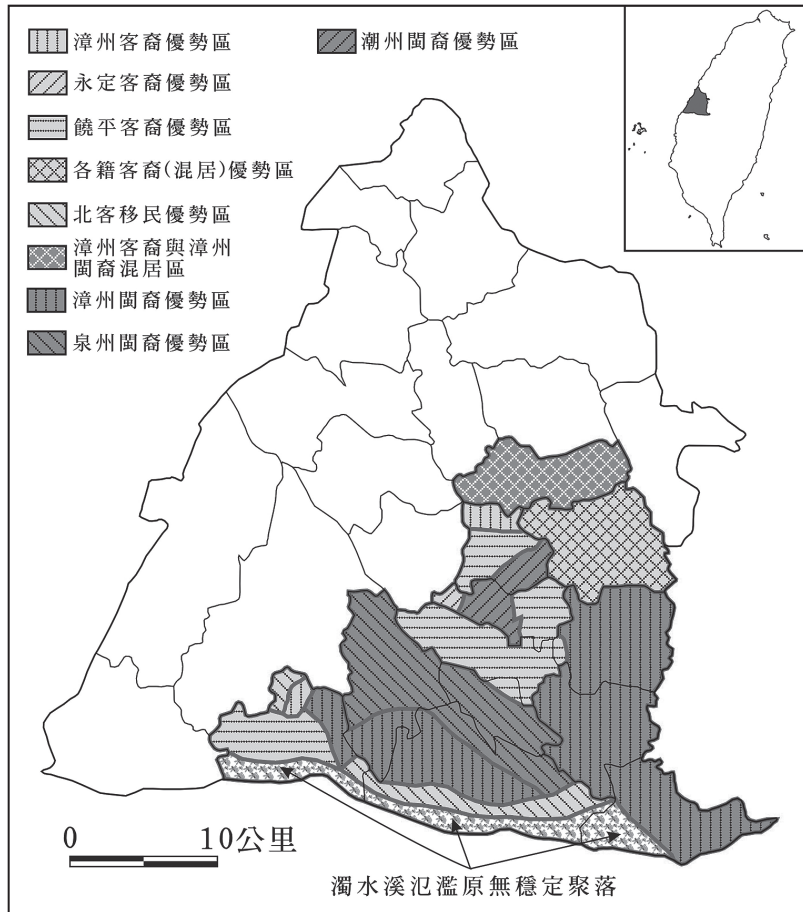
不過筆者根據 1901 年的調查發現，除了漳泉移民之外，20 世紀初期，彰化平原的員林、永靖、田尾、埔心，以及稍遠的竹塘等鄉鎮一帶，存在為



數不少的廣東優勢區。雖然早在 1960 年代初期林衡道先生即曾發表過關於此地的「福佬客」，1970 年代參與濁大計畫的學者也持續探討本區域的「福佬客」及其相關信仰組織，唯明確指出其分布範圍概況的研究則較少見。筆者在本研究的第二年中，同樣利用 1901 年的沿革調查資料畫出彰化地區的族群分布，從中便可觀察到有一個令人難以忽視的廣東優勢區存在著。同時，研究夥伴韋煙灶教授也利用當地世居宗族的資料畫出其祖籍分布；兩相比對，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而韋教授的微觀調查資料，則更進一步的指出廣東族群中存有潮州籍與饒平籍的差異，以及其各自的優勢區，正可以補筆者之不足。（圖七、圖八）



圖七 1901 年彰化地區族群分布（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圖八 彰化地區世居家族祖籍分布 (資料來源：感謝韋煙灶教授提供)

四、結語

雖然本團隊整合型計畫的第二年，即因洪教授屆齡退休而未能成型，但實質的共同研究並未間斷；歷經數年合作，已累積頗為具體可見的成果。例如韋、洪兩位教授分別利用原鄉地名的族群屬性，以及原鄉現地語言調查結果，各自繪製出閩西、粵東的閩客交界線，而兩個不同取徑所展現的研究結果竟若合符節。而筆者透過此三年期的研究計畫（一年整合型、兩年個別型），不但順利整理二十世紀上半有關臺灣族群的統計資料，將其圖像化；同時也透過和語言、地理等不同領域學者的對話，修正本身的學術盲點，也為將來進一步的研究奠下良好基礎。